

从霸权稳定论到单极稳定论

——冷战后新现实主义的回归

王义桅 唐小松

【内容提要】冷战结束以后,有关世界秩序及战争与和平的判断成为美国学术界和政论界的热门话题,各种理论和说法风起云涌、争执不断。新近提出的单极稳定论是世纪之交为结束“后冷战时代”争论的总结性论述,是新古典现实主义的重要论断。这一理论提出,冷战后的世界体系是美国主导下的单极世界,这一单极世界不仅是有利于和平的,而且是持久的,因而是稳定的。从渊源上看,它是霸权稳定论、机制稳定论的逻辑发展和新现实主义的时代回归;从实践上看,是冷战后美国的世界地位和国际力量对比的折射。说到底,单极稳定论就是冷战后美国主导下的世界秩序稳定论,是“美国治下的和平”这一提法的理论翻版和时代诠释。主张多极化的中国学者应该拿出自己的多极稳定论。

【关键词】单极稳定论;新古典现实主义

【作者简介】王义桅,1971年生,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98级博士生;唐小松,1967年生,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98级博士生。(上海 邮编:200437)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00)09-0014-06

对世界的单极或多极性判断的问题不仅是一个学理问题,也是一个战略问题。有鉴于此,它从来就不仅仅是一个对事实及未来发展趋势的推断,还常常为一种感情上的意愿所驱使。苏联解体导致了自二战以来国际权力关系的最大变化。随着莫斯科从权力位置上的突然滑落,塑造主要大国安全政策的达近半个世纪之久的两极结构消失了。美国成了仅存的超级大国。现实主义评论家查尔斯·克劳特哈默旋即认定,前所未有的美国权力“单极时刻”已经到来。

然而,俄罗斯、中国、法国、印度和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却宁愿相信世界必然走向多极化,并极力在国际社会倡导和推进多极化进程,在这点上各方存有默契和相互支持的态势。它们进而认为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

是美国的单极化企图与多极化发展趋势的对抗,在战略制定上也以多极化为指导。

学者们更是走在了时代的前列。当学者们频繁谈论单极时,他们的焦点总是强调其“非持久性(短命性)”。对新现实主义来说,单极是所有结构中最不稳定的,因为任何力量的极大集聚都会威胁其他国家,导致后者采取行动,恢复平衡。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力量的集中有利于和平,但他们对美国优胜地位的持久

Charles Krauthammer, "The Unipolar Moment", *Foreign Affairs: America and the World*, Vol. 70, No. 1 (1990/1991), pp. 23 ~ 33.

Kenneth N. Waltz, "Evaluating Theori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1, No. 4 (December 1997), pp. 913 ~ 917.

性持怀疑态度。

然而,有相当一部分美国学者越来越倾向于认为,冷战后的世界是美国主导下的单极世界。美国乔治城大学的威廉·沃尔弗斯进而在《国际安全》杂志上发表《单极世界的稳定性》一文,对现有的传统观点——即认为权力的分配是不稳定的并容易导致冲突——提出了挑战,不仅从理论上详细论证了单极世界存在的事实性与合法性,而且以一种安慰的口吻说明了单极世界的和平性与稳定性。单极稳定的思想虽并非始出沃尔弗斯,但“单极稳定论”从时代内涵上大大发展了金德尔伯格早在 70 年代提出的“霸权稳定论”,并直接为美国对外干涉主义进行理论诠释,值得认真研究。

一 单极稳定论的逻辑

沃尔弗斯对单极稳定论的论证主要分为两大步骤:一是证明冷战后的世界是美国主导下的单极世界;二是证明这一单极世界是稳定的。他把“稳定”定义为和平与持久,故此,单极稳定论就由“单极是和平的”和“单极是持久的”这两大分命题所组成。

(一) 孤独的霸权:这一体系是单极的

作者首先认为,单极是一个国家的能力大到不能被抗衡的一种结构。单极结构不能与拥有一个特别强大的一极国家或只拥有一个主要大国的帝国体系的多极或两极体系相混淆。接着,通过纵横比较和定量、定性分析,作者发现,冷战后的美国处在“高处不胜寒”的境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二) 单极是稳定的

1. 单极是和平的

作者认为,单极不易使大国间发生战争,比较而言能减低为威望或安全而进行竞争的烈度。原因有二:一是起领导作用的国家的实力优势从世界政治中排除霸权竞争的难题,降低主要大国之间权力平衡政治的重要性和赌注。这一观点基于两种著名的现实主义理论:霸权理论和均势理论。霸权理论和均势理论都指明了权力的极大集中支撑着和平结构这一前提。均势理论告诉我们,极数越少越好。因此,一极是最好的,大国之间的安全竞争也应该是最小的。霸权理论告诉我们,一个领导国家的综合实力结构占有清晰的优势

应该排除对统治地位的争夺。一言以蔽之,在单极情况下,大国之间为安全和威望进行竞争的动机相对来说要少些。

二是大国间的霸权竞争和安全竞争不可能出现在单极情势下。美国居领导地位的全面优势意味着,目前体系中的重要冲突源——争夺国际体系领导地位的霸权竞争——是不存在的。其他强国没有资格采取任何政策觊觎在一次战争或一次旷日持久的竞争中,将其成功寄托于压倒美国势力之上,也不可能有任何国家会采取招致美国极大敌意的举措。同时,单极化减少了其他大国间的安全竞争。作为体系的领导者,美国拥有维护安全的手段和动机,以便减少地区安全冲突,限制其他大国间代价昂贵的竞争。对后者而言,只要其预期的维持力量平衡的代价得以抑制,那么,处于次等地位的国家就会默认单极强国的领导。

2. 单极是持久的

作者认为,单极基于两个台柱。一是绝对规模和总体实力差异把美国与其他国家拉开了距离;二是地理位置,美国是被两大洋将其与其他大国隔离开来的近海强国,在战略与安全上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因此它可以保持自己的优势而不会冒被抗衡的危险。

接着,作者反驳了对单极稳定论的诘难。这就是,学者们从三个方面认定单极要终结:其他国家的抗衡、地区一体化和实力的差别增长。作者认为,这三者没有一个可能对将来产生结构性的改变,并阐述其理由如下:

第一,结盟不是结构性的。“因为结盟比国家在国际上产生和配置实力的效能要低得多。……单极体系下出现势均力敌是不可能的。一旦这种情况成为可能,那么这一体系不再是单极。……纵览世界历史就会发现,要使反霸联盟协同起来是何其的困难。……关键的一点是,过去的反霸联盟是在反对集中位于大陆的国家(如法国、德国和苏联)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些

See Charles A. Kupchan, "After Pax Americana: Benign Power,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the Sources of Stable Multipola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3 (Fall 1998), pp. 40 ~ 79; Samuel P. Huntington, "Why International Primacy Matter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7, No. 4 (Spring 1993), pp. 63 ~ 83; Douglas Lemke, "Continuity of History: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and the End of Cold War",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34, No. 1 (February 1996), pp. 203 ~ 236.

William C. Wohlforth, "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 1 (Summer 1999), pp. 5 ~ 41.

See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79), chap. 9; and Randall L. Schweller, *Deadly Imbalances: Imbalances, Tripolarity and Hitler's Strategy of World Conque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国家都相对隐晦地对其邻国构成安全威胁。而形成一种均势来反对一个业已获取单极地位的近海国家(美国)就更为困难。”

第二,形成新的地区性单极得不偿失。“德国、俄罗斯和中国、日本分别在各自区域建立起单极统治时,才会为两极或多极化创造必要的条件。”作者认为这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第三,权力的扩散。“联盟不可能改变体系的结构。只有不平衡的权力增生才能将单极时代划上句号。……单极的命运取决于主要大国相对增长率和革新能力。……目前,有利于美国的这种(实力)差距是前所未有的,而且维持单极局面的能力水平只需不到众多分析家认为的50%就足够了。”

第四,均势不是国家造成的。“现在一些重要国家比以前的两极情势下具有更多的回旋余地的事实,并不表明单极已经让位于某种新的多极形式。两极秩序的结束减少了地区安全的相互依赖,增加了一些地区大国的强度。但是‘极’并不仅仅指地区大国的存在。今天,在这个多行为体的世界舞台上,没有任何其他大国的反应能极大地影响美国的行为。……关键问题是,地区和次强国家的竞争不应与朝多极发展而重建体系的那种平衡相混淆。”

在完成对其“单极稳定论”这一命题论证的基础上,作者得出了他的结论来表明对学术与战略的挑战。

作者认为,我们正生活在现代世界的第一个单极体系之中。“单极”不是“过眼烟云”,而是世界政治中根深蒂固的情势,有持续数十年的潜能;鉴于单极利于和平以及至少有延续数十年的可能性,我们应该集中精力扶它上路。他于是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和建议:

第一,不再把我们的时代称为“冷战后时期”。“单极化已接近其10岁的生日。局面的模糊性已揭开了面纱,现在只有一个大国形单影只,高高在上。把目前的时代称做真正的美国统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时期可能使一些国家不快,但它能反映现实,而且集中关注与美国大战略相关的胜算。”

第二,做得太少比做得太多危险更大。“基于权力的分配情况,美国朝干涉主义迈进是可以理解的。在诸多情况下,美国的干预是为‘需要’所驱使,因为人们期望体系中有一个较清晰化的领导。……美国的介入对体系的有效运转是必要的。……美国的角色越是有效,则体系越是持久。相反,如果美国不能将其潜能转

化为维护秩序所需的能力,那么大国为权力和安全而争斗的局面很快就会重现。”

第三,美国不应夸大代价。“基本权力分配越是明朗,其他国家越是不大可能以军备竞赛或危机的方式来检验这种分配。因为目前权力分配有利于美国的局面是前所未有的清晰和全面,其他国家可能会这样认为:抗衡是得不偿失的,而且很可能遭受灭顶之灾。……当然,单极是一种在大国之间的能力分配,它不会解决世界的所有问题,而是把过去大国面对的两个主要问题——安全和威望竞争——最小化。”

考察美国在二战后所推行的战略及其理论主张,我们不难发现,沃尔弗斯提出“单极稳定论”并不是空穴来风。从渊源上,它是冷战后国际秩序理论的发展和现实主义的时代回归;从实践上,它是美国在冷战后世界中的地位和国际力量对比的折射。

二 国际秩序理论的三次超越: 霸权稳定论—机制稳定论 —单极稳定论

近代以来,世界的传统模式长期构筑在“霸权稳定论”基础之上,追求霸权被视为国家对外政策的重要目标,维持霸权则为维持秩序的惟一选择。

但作为一种系统化的理论,霸权稳定论是对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代的理论总结,从逻辑基础上是“不列颠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转向“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的象征和标志。它的基本观点包括:“有霸则稳”说、“霸权提供公益”说、“霸国维护国际体制”说、“霸国自我限制”说、“小国剥削大国”说、“无霸不稳”说。其核心是有霸则稳,无霸不稳。霸权稳定论起先应用于国际经济领域,从70年代初期开始又被莫德斯基、吉尔平等扩展到军事、安全等领域,形成“政治-军事霸权论”。

1976年,H.V.B.克利夫兰与J.L.库克通过研究

Wohlforth,“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Op.cit.,p.30, p.32,p.36,p.39,p.40.

王在邦:《霸权稳定论批判——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历史考察》,时事出版社,1994年版,绪论。

两战之间的历史,首先对“霸权稳定论”提出挑战。70 年代末,随着西方国家协调性加强,霸权稳定论进一步受到挑战,批判理论自此兴起。批评者的视角从体系层次的力量对比关系延伸到具体国家内部,从经济领域延伸到政治领域。到 1984 年罗伯特·基欧汉提出“霸权后合作论”,批判理论实际上已误入歧途。因为霸权后合作论既肯定霸权的稳定作用,又否认霸权衰落后国际体系陷入崩溃的可能性,充其量是肯定 70 年代西方国际合作的现实,以消除西方国家的悲观情绪,并鼓励加强合作。

传统的霸权稳定模式建立在强制性的权力基础之上,既不公平也不合理,容易因非霸权国家的抵制和反对而瓦解。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冷战的结束,在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和国际关系转型时期,只有确立起合理的国际关系原则和规范化的国家行为准则,并在国际关系实践中有效地贯彻这些原则与准则,才能建立起较为稳定的国际秩序。于是,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以来,罗伯特·基欧汉等人逐步修正或放弃了自己的霸权稳定论主张,转而成为机制稳定论的代言人。

国际机制(international regime)概念的提出,在理论和实践上均具有重大价值,它不仅突破了国际关系传统理论中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阵线分明的思维局限,也在实践中超越了过时的霸权秩序观、狭隘利益观和绝对权力观,提倡合作的理念、理性预期的理念、合乎现实的“道德主义”理念、效用的理念、法制的理念、约束的理念、相对主义的理念等有价值的基本理念,反映了时代的进步和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发展。

国际机制以参与国的认同和接受为前提,至少在规则上各国的发言权是平等的,大多数参与国可以利用有关规则增进自身的比较利益或长期利益,加之其较强的适应性,因而较之霸权稳定论更能够通过动态调整和完善而使新的秩序得到相对的稳定。

然而,机制稳定论毕竟是在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二元张力下运作,暴露出国际机制的种种不完善性。这些不完善有的是源于机制设计本身,包括机制功能的脆弱性、决策和操作程序的不完善性、结构层次的不明确性等;有的源于机制操作上的困难和运作上的“异化”倾向,例如经济机制和政治机制发展的不平衡性、机制改革和完善的滞后性、机制平等和公正的有限性等;但最根本的还在于各国主权的平等性要求及其历史与现实中所反映出来的实力的矛盾上,机制在

“一刀切”的过程中就会形成国家干预中所暴露出来的“合法性困境”问题。由于当前国际机制中的大多数要素是对过去传统的承袭,特别是在当前意识形态色彩淡化、国家利益色彩凸现的新现实主义世界中,西方世界基于其传统的实力(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优势,客观上在机制构建和运作过程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国际机制并没有彻底走出西方式强权法则和等级制阴影,也没有真正建立在协商和平等基础之上。这一取向,使得国际机制在构建进程中蕴含着强烈的制度霸权色彩。

冷战结束以后,建立世界新秩序的主张曾一度为各国所钟情,冷战的得胜方普遍相信前所未有的“单极时刻”已经来临,而其他方则认为多极化才是代表后冷战时代国际关系发展趋势的潮流与必然,多极的世界才能带来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双方由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实践中暗暗较劲。

于是,在 20 世纪末,正当人们沉醉于全球问题和国际政治经济化及国际经济政治化所推动的国际机制建设与“单极-多极”理念的对抗时,如上所述,新古典现实主义(Neoclassical Realism)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威廉·沃尔弗斯提出了他的“单极稳定论”。

与认为体系因素总是占主导地位的“攻势性现实主义(offensive realism)”和较温和的认为体系因素只驱动某些国家行为而不影响其他方面的“防御性现实主义(defensive realism)”不同,新古典现实主义可认为是现实主义在冷战后时代的回归。此流派明确地将国内与国际体系变量结合起来,将古典现实主义思想某些观点系统化、现代化。其要旨是:一国的外交政策的范围和抱负首当其冲地受国际体系、特别是相对的“物力潜能(material power capabilities)(即有形的力量,或‘相对实力’)”的驱使,相对的物力确定一国外交政策的基本标轴,这是其成为现实主义的理。然而它同时又指出,就中短期而言,国家外交决策未必恪守“客观实力”原则,对实力的分析还须审视与社会有关的力量

See C. P. Kindleberger,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 ~ 193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Chapter 4.

R.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刘杰:《秩序重构: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机制》,高等教育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 62~65 页。

有关沃尔弗斯的新古典现实主义观点还可参见 William C. Wohlforth, "Realism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n Michael E. Brown, Sean M. Lynn - Jones, and Steven E. Miller eds., *The Perils of Anarchy: Contemporary R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ambridge: MIT Press, 1995), pp. 30 ~ 32.

量和国家结构,因为此类因素常常影响外交政策决策中的国家资源分配的比例。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讲它又叫“新古典主义”。

“单极稳定论”就将美国的体制、实力地位同世界秩序与世界体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超越了“历史的终结”、“民主和平论”等所流露出的西方世界赢得冷战胜利后的陶醉和“大战过时论”、“经济相互依赖和平论”对全球化时代的乐观估计,也超越了“霸权稳定论”的羞涩和理论圆滑,而是赤裸裸地为美国的霸权存在在大胆和对外干涉鸣锣开道。其逻辑是,如果单极是稳定的,那么为维护单极所采取的一切手段(包括战争)就是有利于稳定的,因而也是合法的。因此,单极稳定论是一种危险的理论。

总之,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三种代表性的国际秩序论可总结如下:

内容 国际秩序论	提出时间	主要代表人物	对应国际 关系理论 流派	稳定 中轴	稳定体
霸权稳定论 (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	C. P. 金德尔伯格 罗伯特·吉尔平	国际关系 政治经济 学	霸权 国家	多边自由 国际经济 体系
机制稳定论 (Regime Stability Theory)	80 年代 中后期	罗伯特·基欧汉	新自由主义	国际 机制	相互依存 的国际体系
单极稳定论 (Unipolar Stability Theory)	90 年代 末期	威廉·沃尔弗斯	新古典 现实主义	美国	世界秩序

三 冷战后美国的极化思想

提出“单极稳定论”并不表明美国只对单极感兴趣。事实上,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美国学者就展开了关于多极化的讨论。冷战结束以后,关于单极与多极化的争论再次成为现实主义者的热门话题。

在冷战年代,“现实主义的流派一致认为,国家权力分配是政策的最重要方面,但对哪一种分配方式最稳定却存有分歧。有三种可能性结构:多极、两极和单极。古典均势理论家倾向于前者,新现实主义者钟情于后者,而其他流派赞成后者。”

冷战结束以后,有学者就认为,由于体系较为稳定,美国在全球层面上享有的单极主导实际意义不大,地区的力量对比或是均势才更有意义。美国力量一旦

分散到各个地区,就不再具有优势,只是地区多极结构中的一极。因此,“今天全球的单极化与地区的多极化同时发生。”另有学者更进一步明确指出,“从战略来看,两极并未让位于单极,也还未让位于多极,而是让位于一系列的地区次体系,一系列毗连的国家在其中交互作用。……随着超级大国竞争的结束,苏联帝国的解体、美国权力的削减,这种更传统的战略互动模式将再次占统治地位。”

这样,不管怎么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承认多极化趋势已成为冷战后美国政论界的主流。美国学者胡斯曼曾将冷战后美国政论界(包括学者与政界)划分为民主主义、新现实主义和制度主义三个流派,认为除民主主义派之外,具有新现实主义和制度主义倾向的学者与官员,即政论的大多数人都承认多极化趋势。

当然,我们看到,美国强调的多极化趋势与中国、俄罗斯、法国等国所认为的有所不同。前者更多地局限于地区性权力结构的崛起,而后者则是就世界范围内的力量对比来说的。这就蕴涵着一个事实,即单极化仍然是主导美国学界和政论界主流的理念,多极化趋势只是在提示美国行使其单极“领导”地位时所应充分注意到的一种趋势。因此,“单极稳定论”可以说是面对冷战后的多极化趋势美国试图保持其单极世界的舆论反映。

单极稳定论不仅是就单极本身而言的,更由于是美国处于这一单极的位置。正如罗伯特·考克斯在评述国际机制论时所强调的那样,美国霸权之重要,不仅是由于霸权的存在,还在于美国本身。因此,单极稳

Gideon Rose,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 (October 1998), pp. 144 ~ 172.

段宏:《美国多极化思想的发展》,载《欧洲》,1998 年第 6 期。

Richard K. Betts, “Wealth, Power, and Instability: East A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8, No. 3 (Winter 1993/94), p. 38.

Ibid.

Aaron L. Friedberg, “Ripe for Rivalry: Prospects for Peace in a Multipolar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8, No. 3 (Winter 1993/94), pp. 5.

John C. Hulsmen, *A Paradigm for the New World Order: A School of Thought—Analysi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the Post Cold War Era*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97).

这种多极化趋势中的单极情结在清醒的现实主义者身上反映得更为明显。例如约瑟夫·奈在冷战结束后初期曾提出“单极-多极”复合世界理论,塞缪尔·亨廷顿近年认为现今国际格局是一种全新的单极-多极(uni-multipolar)体系。参见 Joseph S. Nye, Jr., “What New World Order?” *Foreign Affairs* (Spring 1992);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Lonely Superpower”, *Foreign Affairs*, Vol. 78, No. 2 (March/April 1999).

Robert Cox, “Social Forces, State and World Order: Beyo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Robert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224 ~ 248.

定论也是这种美国例外主义 (exceptionalism) 的反映和冷战后美国世界地位的折射。

四 谁的单极？——冷战后 美国地位的变化

美国的极化思想始终同美国的实力地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可以说是美国的世界地位和国际力量对比意识的流露。

对于冷战后美国的世界地位,不同的学者看法有所差异。乐观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者认为,“美国在所有四种主要全球结构——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这些方面都占有优势地位。因此,国际研究应确立一种供美国决策者采用的帝国理论,如果这些研究有任何现实基础和实际用途的话。”美国经济持续 100 个月增长极大支持了这种乐观主义。顺便指出,美国兴衰论很大程度上就为美国经济(尤其是经济增长和经济竞争力)状况所左右。

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则认为,“世界权力结构不再驾驭地区权力结构,就像冷战时期一样。现在全球单极化与地区多极化是保持一致的,除了美国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在世界上完全集结大量的军事力量,但这独有的实力由于在各地的介入性义务,其力量被分化了。虽然美国仍处于军事前列,但没有盟国合作为其铺垫基础,它在许多方面是一事无成的;加之,由于没有了其他超级大国与之抗衡,美国的军事力量也正在萎缩,很可能大大低于冷战时的基线。”

故此,美国将交替运用四种代表性的战略倾向,即新孤立主义 (Neo - Isolationism)、选择性介入 (Selective Engagement)、合作安全 (Cooperative Security) 或曰多边主义 (Mutualism)、支配性 (Primacy) 战略,以推行其“世界领导”意志。然而,从世界发展趋势来讲,多极化与全球化是对美国全球战略的两大挑战。1999 年 9 月 15 日发表的《新世纪美国安全报告》提出:“新型强国——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联盟——将越来越约束美国的地区性选择并限制其战略影响。”美国学者也纷纷献策,建议美国为 21 世纪制定应付多极状态的总体战略。而由全球化发展所导致的威胁的非对称性也日益困扰着美国政府。

许多学者就此指出,“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没有确定的战略敌人,推行霸权的最大障碍是它自己。”比如,著名的国际战略分析家布热津斯基就认为,“对美国特别的全球角色的真正挑战越来越多地来自内部而不是外部。实际上,美国的主要薄弱部位可能不是被其对手的有形挑战所突破,而是被它自己文化形成的无形威胁所突破,因为这种文化在国内越来越削弱、涣散,分化美国的力量乃至使其瘫痪,同时又引诱和腐蚀外部世界乃至使其异化和革命化。”

沃尔弗斯在文中也写到,“欧洲、日本和中国的兴起是不可能结束单极体系的,尽管学者们希望如此……美国国内制度‘只顾眼前’的本性或许是对单极稳定的首要威胁。”

似乎,一切就要看美国的了,冷战后的世界秩序由“单极稳定论”来说明。这样,沃尔弗斯的立论以威胁的口吻威慑可能的挑战者,以安抚的姿态说服“搭便车”者,无非是为表明这一事实,即单极世界的稳定就是美国主导下的世界秩序的稳定。主张多极化、倡导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中国学者应该早日拿出自己的多极稳定论以批驳其悖谬。

[收稿日期:2000 - 03 - 27;修回日期:2000 - 06 - 28]

[责任编辑:邵峰]

Susan Strange, "The Myth of Lost Hegemon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utumn 1997), Vol. 41, No. 4, p. 1.

Samuel P. Huntington, "America's Changing Strategic Interests", *Survival*, Vol. 33, No. 1 (January/February 1991), p. 6.

See Barry R. Posen and Andrew L. Ross, "Competing Visions for U. S. Grand Strateg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1, No. 3 (Winter 1996/1997), pp. 5~53.

See Charles Kupchan, "After Pax Americana: Benign Power,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The Sources of Stable Multipola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Fall 1998).

王缉思:《高处不胜寒——冷战后美国的世界地位初探》,载《美国研究》,1997年第3期。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58页。

Wohlforth, "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 op. cit., p. 41.